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八上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趙輿文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八上

宋 楊復 撰

祭物上 祭禮十二上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佐助也 疏曰肆師是宗伯之考每事皆佐宗伯此經與下為目其立國祀之禮則下經所云立大祀已下是也）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牷音全 鄭司農云大祀天地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命已下玄謂大祀又有宗廟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

疏曰此則佐宗伯之事案大宗伯有禋祀已下并宗廟六享之事此肆師陳用玉帛牲牷之等又曰司農云大祀天地至司命以下先鄭據大宗伯直據天神大次小而言唯天神中兼言地而已其於地示不言次小人鬼之中又不言大次小故後鄭就足之耳後鄭云大祀又有宗廟者以其先鄭於大祀中無人鬼故後鄭特舉之云次祀又有社稷五祀五嶽者此後鄭特舉社稷已下者以先鄭次祀中不言血祭社稷已下故也云小祀又有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者此後鄭見先鄭天神小祀中唯云司命以下其言不備故具之山川百物就足先鄭地示小祀耳若然後鄭直云大祀又有宗廟更不言宗廟次小祀者但宗廟次祀即先公是也不言之者已於酒正云次祀鷩冕毳冕所祭已具於彼故也又不言宗廟小祀者宗廟小祀其神不明馬君雖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無明文故後鄭亦不言也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牷者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

者也地示中非直瘞埋中有玉帛牲亦兼有禮神玉帛牲也宗廟中無煙瘞埋直有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是也宗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直有禮神幣帛而已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序第次其先後大小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當為餌玄謂祈當為進機之機珥當為衈機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機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僖十九年夏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刲苦圭反　疏曰言歲時序其祭祀者即上立大祀已下至小祀皆依歲之四時次序其大小先後也及其刲珥謂釁禮之事用毛牲即曰刲用

羽牲即曰衈又曰云序第次其先後者不必先大後小天地人之鬼神各有大次小或小而應先或大而應後各自當其時以祭之故云第次其先後也云故書祈為幾杜子春讀幾當為祈珥為餌者皆無義所取故鄭不從之也玄謂祈當為進禨之禨者案禮記玉藻沐畢云進禨鄭以為沐而飲酒曰禨彼禨為禨福之義此直取音讀不取其義云珥當為衈者經言珥是玉珥非取血之義故讀從雜記下血傍為之也云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者謂升上其屋當屋脊之中央云門夾室皆用雞者謂廟門及兩廂夾室三處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者謂三處皆不升屋而在屋下殺雞也云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者中謂當室中央云然則是禨謂羊血也者鄭既引雜記之衈欲破經珥及子春餌之意也云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者引證血傍為之以證衈義也其祈字猶不從故彼注引秋官士師曰凡刏衈則奉犬牲毛牲曰刏羽牲曰衈此刏

衈正字與若然刉既正字而讀從進機者且從故書幾音耳至士師別為正解也云春秋傳曰者公羊傳文引之者謂證衈是取血以釁之事　春官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用等牲器尊卑之差鄭司農云五禮吉凶賓軍嘉　疏曰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者謂若天子大夫已上大牢士少牢諸侯之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等其器謂若少牢四敦特牲二敦士二豆三俎大夫四豆五俎諸侯六豆七俎天子八豆九俎其餘尊罍爵勺及饗食之等各依尊卑之差先鄭云五禮吉凶賓軍嘉者大宗伯職文

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五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疏曰云吉凶之五服者皆據人數而云五也又云車旗宮室之禁者謂若典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言禁令者謂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逼當各依品命為法又曰案尚書云五服五章哉鄭注

云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又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注云此十二章天子備有公自山而下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注云先王制五服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云云皆據章數而言今此注五服以為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不據章數為五者以其喪服自天子達於士唯一而已不得數服為五即知吉之五服亦不得數服故皆據人為五也同上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家語作珪璋璧琮　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家語作犧牲秬鬯粥音育　尊物非民所宜有粥賣也疏曰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王制

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疏曰式謂依常多少用財法式也一曰祭祀之式者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以九

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三曰器貢七曰服貢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器貢宗廟之器服貢祭服玄謂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服貢絺紵也　疏曰云致邦國之用者謂此貢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又曰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者案禮祀禮器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物故知祀貢有犧牲也案僖公四年齊責楚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故知祀貢有包茅云器貢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因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云服貢祭服者後鄭亦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貢有祭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　天官

大行人侯服歲壹見其貢祀

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祀物犧牲之屬　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纊也　纁音曛又古曠反　疏曰玄謂器物尊彝之屬者宗大宰云器貢尊彝之屬者先鄭以為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為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為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為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貢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太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責之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　秋官

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

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郊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謂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縣音玄　疏曰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也當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又曰案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云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

禮儀者此皆周禮典命文也彼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云互文者諸侯言合制則百縣亦合制百縣言來歲受朔日則諸侯亦來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税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税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案大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于象魏者小宰職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　月令

大府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財泉穀也　疏曰言凡頒財者大宰云九賦斂財賄九式用之但事相因故二處別言九賦之物也此所頒之財即大宰斂財賄一也云以式法授之者謂以舊法式多少授與九式也知財得為泉者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是也知財中有穀者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米即是穀也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邦都五百里賦

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又曰入其所分穀物以當賦泉之數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　疏曰邦都之賦者其國中四百里外五百里中有大都大都采地其賦入主外為公邑其中民所出泉入王家也云賦口率出泉也者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為口泉也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筭故鄭於此注亦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又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已下及遂師職者欲見征賦為一皆是口率出泉破司農為地稅也云以當賦泉之數者以經云頒財財即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若漢法人百二十云待猶給也者謂

大宰斂得九賦之財大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之用待來則給之故云待猶給非是訓待為給云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以其此經九事與大宰九式相當此九賦又與大宰九賦一也故云九賦之財給九式也　天官

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法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施舍不給役者　共音恭　疏曰言以法掌祭祀已下七者皆是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者以其衆官共故經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又曰言禮法謂七者皆有舊法依行若九式曰祭祀之式云戒具戒官有事所當共也者此七事在大宰八法中六曰官法彼在八曰官計上者以其彼有數故在上此官法無數故退在六計下也云施舍不給役者上六聯注引鄉大夫國中貴者老者疾者服公事者是也　天官

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齎賜

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通用

疏曰祭祀財用皆外府供具泉也云幣齎之財用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齎云賜予之財用者謂王於羣臣有所恩好賜予之也又曰問幾月之齎者案聘禮記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云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是其問幾月之資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者齎資義一何得言禮家定作資故後鄭不從齎資兩字直是齊次為聲從貝變易耳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杪亡小反杪末也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度大各反

疏曰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

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量入以為出量音亮出謂所當給為疏曰出謂所當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為謂造國家器物也祭用數之仂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疏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為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捎其藪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二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疏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

儉常用數之仂王制 大饗不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 適丁歷反 疏曰此大饗摠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摠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摠一卜而已 不饒富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 疏曰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祫也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摠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為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摠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須每帝皆卜故

唯一卜而已
曲禮下

泉府凡賖者祭祀無過旬日鄭司農云賖貰也以祭祀故從官貰買物　疏曰先鄭之意以祭祀事大故賖與民不取利　地官

右祭用總要　傳孟子曰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

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滕文公下

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

祭公謀父諫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先王之制邦內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

甸服里維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幷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襄王謂晉

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足以相況矣

邦外侯服

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服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處歲一來見

侯衛賓服

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

蠻夷要服

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

戎翟荒服

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

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蕃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

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内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畿内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晉語日信於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也遠者卑輕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寶來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

國語周語

齊桓公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共音恭縮所六反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菁子丁反匭音軌疏曰禹貢荊州包匭菁茅孔安國云其所包裹而致者匭匣也菁以為菹茅以縮酒鄭特牲云縮酌用茅鄭玄云泲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

之故謂之縮縮滲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彼鄭興之說也孔安國以菁與茅別杜云茅菁茅則以菁茅為一令荆州貢茅必當異於餘處但更無傳說故云茅之為異未審也沈氏云大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杜云未審者以三脊之茅比目之魚比翼之鳥皆是靈物不可常貢故杜云未審也　僖公四年春秋左氏傳

内宰中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中音仲

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疏曰云仲春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者内宰以仲春二月詔告也告后帥領外命婦諸臣之妻内命婦三夫人已下始蠶於北郊云以為祭服者禮記祭義亦云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祭服此亦當染之以為祭服也又曰云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為尊者

案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于南郊鄭以諸侯為少陽是天子以純陽為尊則后蠶于北郊純陰為尊也云郊必有公桑蠶室焉者案月令三月后妃親東鄉躬桑此云二月與彼不同者案馬質云禁原蠶者彼注天文辰為馬引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故此亦仲春始蠶蠶者亦謂浴種至三月臨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有異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內人主謂九御　疏曰歲終亦謂周之季冬內宰則會計內人女御之稍食稍食則月請是也云稽其功事者稽計也又當計女御絲枲二者之功事以知多少又曰知內人、主是女御者案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嬪婦既是九嬪世婦明內人是九御也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

獻功者九御之屬鄭司農云系而獻功玄謂典婦功曰及秋獻功　疏曰佐后而受

獻功者謂內宰佐助后而受女御等獻絲枲之功布帛等云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者布帛之等縷小者則細良縷大者則麤惡今言麤不云惡言良不云細者互見為義也云而賞罰之者良則賞之麤則罰之以示懲勸也又曰鄭知獻功是九御之屬者上文云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明所受獻功還是九御之屬可知司農云蠶而獻功謂冬獻功玄引典婦功職秋獻功不從先鄭者以其內宰佐后受明是婦官所造還是典婦功女御等秋獻功也

天官

季春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鄉許亮反觀古喚反省所景反　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　去起呂

反組音祖紃音旬　疏曰若尋常養蠶或東西南北面無所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養蠶也暫示法而已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案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養蠶也祭義文云夫人褘副而受之言副褘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褘據王后上公夫人亦副褘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三夫人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焉特云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職蠶于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案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

乃躬其義非也云女外內子女者解經中女字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者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則未出嫁者不在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為飾之事故禁之以示法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共音恭勸戒之　登成也效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疏曰登成釋詁文以分繭稱絲是課効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月令

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

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於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疏曰內命婦獻繭於后妃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唯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為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已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

案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為皆計繭為稅十一之稅

季夏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灋故無或差貸貸音二又他得反

婦官染人也采五色

疏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為染人采五色者鄭注皐陶謨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

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

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眞采正善也

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月令

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黑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

依於豈反

疏曰言凡祭祀者謂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等故言凡以廣之云共

黼畫者凡祭服皆畫衣繡裳但裳繡須絲衣畫不須絲而言共絲者大夫已上裳皆先染絲則玄衣亦須絲為之乃後畫故兼衣畫而言之也組就者謂以組為冕旒之就故組就連言之云之物者謂絲之物色共之又曰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言衣服釋經黼畫但周之冕服九章衣五章裳四章龍袞已下直言黼者據美者而言謂若詩云玄袞及黼周書云麻冕黼裳之類云冕旒者釋經組就謂若弁師云十二就之等云及依者亦釋經黼此據祭祀謂若掌次大旅上帝設皇邸邸即屏風為黼文云盥巾者亦釋經黼謂若冪人職云王巾皆黼之類云云之屬者繢有加斧於椁上及綃黼丹朱之類也云白與黑謂之黼者繢人職文云采色一成曰就者謂若典瑞云五采五就弁師十二就之等皆是采色一成為就也

天官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　疏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弔是也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先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衮卷龍衣也鷩裨衣也毳罽衣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

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
是也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
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
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
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
以為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
希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
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
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
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盭直劉反或音胄罽居例反黹
張里反刺七亦反劉七賜反　疏曰王之吉服并下韋
弁服皮弁服冠弁服三者亦是今尊其祭服且言六矣
云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以首為一身之尊故少變
同用冕耳下經五服同名弁亦是首飾尊鄭不言者義
可知也冕名雖同其旒數則亦有異但冕名同耳云先

公謂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者但后稷雖是公不謚為王要是周之始祖感神靈而生文武之功因之而就故特尊之與先王同是以尚書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尊之亦謂之先王也是以鄭云后稷之後大王之前不數后稷不窋后稷子諸盩大王父二者之間並為先公矣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卒子慶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羌弗立卒子毁榆立卒子公非立卒子高圉立卒子亞圉立卒子公祖類立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則大王亶父也公祖類即紺亦曰諸盩也大祫於大祖后稷廟中尸服衮冕王服亦衮冕也案中庸注云先公祖紺以上至后稷天保詩注先公謂后稷至諸盩天作詩注云先公謂諸盩至不窋經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詩云禴祠烝嘗是四時常祭故云先公中有后稷天

作詩是祫之祭禮在后稷廟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
言后稷各有所據故注不同也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
射也者饗食則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之等是也但
饗食在廟故云服鷩冕也與諸侯射者此大射在西郊
虞庠中亦服鷩冕也若燕射在寢則朝服若賓射在朝
則皮弁服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者此據地之
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沈已下為小祀也若天之
小祀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不言者義可知鄭司農
云云大裘黑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
則凡祭天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云衮卷龍衣也者
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故先鄭衮卷并言之
也云鷩裨衣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諸侯裨冕覲禮侯
氏裨冕鄭注云裨之言埤也天子大裘為上其餘為裨
若然則裨衣自衮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為裨衣其言
不足矣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續毛
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為

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玄謂書曰至希繡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者欲明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之意也然古人必為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繢者繢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繢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蜼彝虎彝可知若然宗彝之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彝為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水草亦取其有文象衣上華蟲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為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為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希繡者孔君以為細葛上為繡鄭君讀希為黹黹紩也謂刺繒為繡次但裳主陰刺亦是沈

深之義故裳刺也云華蟲五色之蟲孔君注以為華象草華蟲雉也義亦通以其草華有五色故引績人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為證也華蟲名鷩者以其頭似鷩以有兩翼即曰鳥以其體有鱗似蛇則曰蛇以其有五色成章則曰雉故鄭注考工記云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也云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為正也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有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云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者所謂桓公二年哀伯辭彼三辰則此日月星辰旌旗者謂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引之者證周世日月星畫於旌旗之意也云而冕服九章者據周法而言既云日月星三章明有九章在也云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者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為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

為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在於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為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云九章初一曰龍至凡五也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耦數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云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為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是以謂玄焉云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者六冕皆然故云凡以該之知玄衣纁裳者見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

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則玄端素端側齊皆反注士齊同　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焉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

端者明與制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為玄端玄謂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　襦音儒屬音燭廣古曠反上時掌反　疏曰陳天子吉凶之服訖自此已下陳諸侯及其臣之服貴賤不同之事也但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大夫云凶服加以大功小功者天子諸侯自旁期已下皆絕而不為服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謂本服大功小功者其降一等小功降仍有服緦者其本服之緦則降而無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者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云其凶服亦如之者亦如大夫有大功小功但士無降服則亦有緦服故

鄭增之也其齊服有玄端者則士冠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雜裳特牲士之享祭之服也素端者即上素服為札荒祈請之服也又曰云自公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者此上公衮已下既非自相朝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裨冕出視朝鄭云為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春夏受享於廟秋冬壹受之於廟是受享受覲皆在廟是受朝之事及助祭在廟理當裨冕也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故鄭君臣朝聘並言也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已知之者案玉藻云諸侯玄端而祭注云端當為冕是諸侯玄冕自祭於已也案玉藻云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

禮祀周公于太廟云天子之禮是也若餘廟亦玄冕或可依公羊傳云白牡周公牲騂犅魯公牲羣公不毛魯公既與羣公別牲而用騂犅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得用玄冕也云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鄭引雜記者上已說諸侯祭於已訖更明孤已下自祭不得用上服之意也云其餘皆玄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玄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玄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玄冠玄端是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也其天子大夫四命與諸侯之孤同亦以爵弁自祭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云玄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玄端者朝服據少牢大夫禮玄端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者欲見此經上服惟施於入天子廟不得入諸侯廟之意必

知諸侯自相朝聘用皮弁者見聘禮主君及賓皆皮弁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曾子問云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及彼下文諸侯相朝云朝服而出視朝鄭云為事故據此上下而言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云此天子曰視朝之服者此解皮弁非諸侯常服之物惟於朝聘乃服之意也云喪服天子諸侯齊斬而已者欲見大夫言大功小功天子諸侯不言之意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此云齊者據為后夫人而言若然天子於適孫承重亦期周之道有適子無適孫若無適子自然立適孫若無適孫立適曾孫亦期及至適玄孫皆然也既為適孫有服而適子之婦大功若於適孫已下之婦承重者皆小功矣今特言齊者舉后夫人重者而言云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者是據正服大功小功若緦則降而無服故不言云士亦如之又加緦焉者士不降服明知更加緦也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為札

荒有所禱請者然上文已云素服士既轉相如已有素服矣今於經別云玄端素端為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侈袂同惟士不得侈袂以端為之故經別見端文也若然士之素端言齊者見禱請也則上文素服亦是齊服禱請可知也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者鄭解士別見文素意也鄭司農云衣有禱裳者為端者此端據正幅不據禱裳故後鄭不從也玄謂端者取其正也者端正也故以正幅解之也云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者云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故彼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玄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屬幅廣袤等袤則長也言皆者皆玄端素端二者同也云其袪尺二寸者據玉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云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此亦無正文案禮記雜記云凡弁經服其衰

侈袂少牢主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為大即以意為半而益一以解之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凡天子冕服有章者舊說天子九章據大章而言其章别小章章依命數則皆十二為節上公亦九章與天子同無升龍有降龍其小章章别皆九而已自餘鷩冕毳冕以下皆然必知有小章者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玄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　疏曰云大祭祀則中兼有次小祭祀以具皆是王親祭故舉大而言皆當奉衣服而送之於王王服之以祭祀　春官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舃黑舃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繶於力反句音劬又姜踰反　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舃禪下曰屨古

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禪俗易語反與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士喪禮曰夏葛屨冬皮屨皆繶緇純禮家說繶亦謂以采絲礫其下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詩云王賜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句當作絇聲之誤也絇繶純者同色今云赤繶黃繶青絇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

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約繶純尊祭服之
屨飾從繢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言葛屨明有
用皮時　著丁庶反一知略反與音餘約音劬有純章
允反下同緣悅面反礫音歷衣翟於既反　疏曰云掌
王及后之服屨者但首服在上尊又是陽多變是以追
師與弁師男子婦人首服各別官掌之屨舄在下卑又
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同官掌之也云為赤舄以下謂
掌而營造之故云為也赤舄者男子冕服婦人闕翟之
舄也黑舄者天子諸侯玄端服之舄赤繶已下云繶云
句者欲言繶約以表見其舄耳赤繶者是天子諸侯黑
舄之飾黃繶者與婦人為玄舄之飾也青句者與王及
諸侯為白舄之飾凡屨舄皆有約繶純三者相將各言
其一者欲互見其屨舄故多舉一邊而言也素屨者大
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舄以下夏則用葛為之
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用葛與皮故
也又曰云屨自明矣必連言服者著服各有屨也者屨

舄從裳色裳既多種故連言服也云複下曰舄襌下曰屨者下謂底複重底重底者名曰舄襌底者名曰屨也無正文鄭目驗而知也云古人言屨以通於複者首直云屨人不言舄及經舄屨兩有是言屨通及舄周公即古人也故云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也云今世言屨以通於襌者謂漢時為今世但漢時名複下者為屨并通得下襌之屨故云俗易語反與云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解之故云與以疑之也舄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者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言絇謂屨頭以絛為鼻純謂以絛為口緣經不云純者文略也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者此即牙底相接之縫也引士喪禮者證繶為下緣云皆繶緇純者葛屨皮屨皆有繶也緇純純用緇則繶絇亦用緇色也玄謂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者屨舄與裳俱在下體其色同制舄屨與裳色同也引士冠禮者證屨同裳色云玄端黑屨者凡玄端有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今云黑屨者

據裳為正也云青約繶純者屨飾從繡次也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為裳故白屨也云緇約繶純者亦飾從繡次也云爵弁纁屨黑約繶純者鄭云尊祭服飾從繢次言是也者是屨從裳色之義也云王吉服有九者則司服六冕與韋弁皮弁冠弁是也云舄有三等者謂赤舄黑舄白舄也云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者此經先言赤舄是舄中之上是六冕之舄也引詩者是韓侯之詩也玄衮者冕服皆玄上纁下而畫以衮龍云赤舄者象纁裳故也引之者證諸侯得與王同有三等之舄赤舄為上也云下有白舄黑舄者白舄配韋弁皮弁黑舄配冠弁服案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則韋弁其裳以韎之赤色韋為之今以白舄配之其色不與裳同者鄭志及聘禮注韋弁服皆云以素為裳以無正文鄭自兩解不定故得以白舄配之冠弁服則諸侯視朝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白屨即與

皮弁素積白屨同令以黑舄配之不與裳同色者朝服與玄端大同小異皆玄冠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屨若玄端之裳則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韠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舄有三等玄端既不得與祭服同赤舄若與韋弁皮弁同白則黑舄無所施故從上士玄裳為正而黑舄也大夫玄端素裳亦從玄裳黑屨矣云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者以王舄有三后舄不得過王故知后舄亦三等但冕服有六其裳同故以一舄配之后翟三等連衣裳而色各異故三翟以三等之舄配之云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者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揄翟赤舄配闕翟可知云鞠衣以下皆屨耳者六服三翟既以三舄配之且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云句當為絇知者以此屨舄無取句之義案士冠禮皆云絇故知當為絇云絇繶純同色者案士冠禮三冠絇繶純各自同色

故也云今云赤繶黄繶青約雜互言之明舄屨衆多反覆以見之者以其男子有三等屨舄婦人六等屨舄若具言其屨舄於文煩故雜互見之明其衆多也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者無正文此約皮弁白屨黒約繶純白黒北方為繡次爵弁纁屨黒約繶純黒與纁南北相對尊祭服故對方為繢次也以此而言則知凡舄皆不與屨同而為繢次可知云赤繶者王黒舄之飾者以其舄飾從繢之次赤是南方火色與北方黒對方無青屨取赤為繶知是王黒舄之飾也云黄繶者王后𤣥舄之飾者以其天𤣥與地黄相對為繢次故知是王后𤣥舄之飾也上公夫人得服褘衣者亦得𤣥舄也云青約者王白舄之飾者亦以對方飾之亦得與褖衣黒屨為飾但據舄尊者而言王亦與諸侯白舄為飾也云言繶必有約純言約亦有繶純三者相對者以士冠禮三冠各有約繶純故知三者相對但經互見故各偏舉其一耳云王及后之赤舄皆黒飾后之青舄白飾者以舄皆對方

以繢次為飾故義然也云凡屨之飾如繡次也者亦約士冠禮白屨黑約繶純之等而知也云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者此據婦人之屨鞠衣已下之屨故有黃屨黑屨黑屨也以屨從繡次為飾故知義然也云約謂之拘著於舄屨之頭以為行戒者鄭注士冠亦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取自拘持為行戒者謂使低目不妄顧視也云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者服冕謂后以下婦人也云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下經注散屨與此素屨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而著此素屨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經素屨不云繶純故知去飾無約繶純也云言葛屨明有用皮時者士冠禮云夏葛屨冬皮屨此經云葛屨據夏而言若冬明用皮故鄭云有用皮時也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散素但反命夫之命屨纁屨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

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為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疏曰上明王及后等尊者舄屨訖此明臣妻及嬪已下之屨也言外內命夫案肆師職云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鄭彼注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為外命女彼外命男則此外命夫若然此外命夫其妻為外命婦鄭雖不注亦與彼同也內命婦自是九嬪以下也又曰云命夫之命屨者以其經不云舄唯云屨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故知命屨中唯有屨而已士之命服爵弁則纁屨故云命屨纁屨而已云命婦之命屨黃屨以下者以其外命婦孤妻已下內命婦九嬪已下不得服舄皆自鞠衣以下故云黃屨以下言以下者兼有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士妻與女御皆褖衣黑屨故云以下以廣之云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者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為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

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身則功屨次命舄也云九嬪內子亦然者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為命屨功屨之中有襢衣白屨褖衣黑屨故云亦然云世婦以黑屨為功屨者以其皆以襢衣白屨為命屨其功屨唯有褖衣黑屨也云女御士妻命屨而已者以二者唯有褖衣黑屨為命屨而已云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案大宗伯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但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不受服王之中士再命上士三命已上乃受服受服則并得此屨故云再命受服者也云散屨亦謂去飾者據臣言散即上之素皆是無飾互換而言故云謂去飾者也鄭志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自不解請圖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禕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

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褖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唯大祥時 疏曰言以宜服之者謂各以尊卑所宜之服服之又曰鄭知此經四時祭祀合有素屨散屨者以此經四時祭祀摠結上文諸屨故知有此二屨也云唯大祥時者此據外內命夫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䟽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約吉屨無繶純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唯大祥時也但上經據卑云散散與素一也

天官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卷音袞 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

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袞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疏曰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十有二旒者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前後邃延者言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龍卷以祭者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又曰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為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氏沈氏並為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為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為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覆

也但延之與板相着為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皇氏以弁師注冕延之覆在上以弁師經有冕文故先云冕延之覆在上此經唯有延文故解文延冕上覆今删定諸本弁師注皆云延冕之覆在上皇氏所讀本不同者如皇氏所讀弁師冕延之覆在上是解冕不解延今案弁師注意云延冕之覆在上是解延不解冕也皇氏說非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為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衮者案司服作衮字故云或作衮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衮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衮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直遥反 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

時也東門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䟽曰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素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案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案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

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遂繼門而言之也

諸侯玄端以祭 祭先君也端亦當為冕字之誤

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疏曰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具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為冕者以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為玄冕云唯魯與天子同者案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態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具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故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具先王亦是用以上之服二王之後不得立始封之君廟則祭微子以下亦玄冕

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皮弁下天子也　疏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　詳見宗廟聽朔條　玉藻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

祭於已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　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私祭服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弁而祭於已者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也又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

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迎魚敬反　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疏曰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為卑也

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又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禮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著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雜記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古報反　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

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牟亡侯反追丁雷反　疏曰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凰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皐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具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同冠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

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為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宋既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别案詩頌

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王制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或作黻音弗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　韎莫拜反　疏曰易困卦九二爻辭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

韍為祭服也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者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即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為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明堂位

鄉師

正歲

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

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疏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揔目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五家相共吉凶二服又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哀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比長主集為之者雖王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故知比長主集為之　地官

右祭服　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昕許斤反種章勇反戾力計反食音嗣　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　脆七歲反惡烏路反　疏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為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蠶室者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而為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者築宮謂築養蠶宮牆七尺曰仞言牆之七尺

又有三尺高一丈也傳云雉有三尺雉字者誤也棘牆者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户外閉也大昕之朝為季春朔日之朝卜三宫之夫人者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宫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卜取之吉者前雖則惣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之至此更浴之風戾以食之者戾乾也凌早採桑必帶露而濕蠶性惡濕故乾而食之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單音丹繭古典反與音餘禕音暉　歲單謂三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禕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　疏曰歲既單

矣者單盡也三月之末四月之初遂獻繭于夫人者蠶是婦人之事故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者所舉奉處重遂副褘而受之者既擬于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獻繭之世婦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音律又所律反與音餘問者之辭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摠而手振之以出緒也祭義已上疏見祭義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

純側其反　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

祭統　疏見祭義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緼音温　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黄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黒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韎莫拜反又音妹黝幼糾反

疏曰以上經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韠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韠皆言為蔽取蔽鄣

之義也知祭服稱韍者案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案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云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者案此云一命緼紱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韎韐此緼韍則當彼韎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韎韐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為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為赤黃之間色子男大夫但名緼韍不得為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葱者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玉藻

周弁殷冔夏收 冔況甫反林作綒火

于反 齊所服而祭也 疏曰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

郊特牲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當績也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位尊又為大宗

其母曰王后親織玄紞說云紞冠之垂前後者昭謂紞所以縣瑱當耳者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既織紞又加之以紘綖也冕曰紘紘纓之無緌者也從下而上不結綖冕上之覆也

卿之內子為大帶卿之適妻曰內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

之士皮弁素積諸侯之士玄端委貌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庶士下士也下士庶人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社春分祭社也事桑之屬也冬祭曰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功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國語魯語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長丁丈反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

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當丁浪反　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疏曰於是之時冬閉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為淫巧故命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參度程者謂效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無或作為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又曰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器祭器尊云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　月令

典瑞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玉器謂四圭祼圭之屬　疏曰大祭祀兼有天地宗廟故鄭云四圭祼圭云奉之者送向所行禮之處也

又曰鄭知玉器謂四圭裸圭者上已釋禮神曰器經云玉器故知非瑞是禮神者也云之屬者兼有兩圭璧圭璋邸之等也

春官

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匰音丹

杜子春云蒩讀為鉏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為蒩館或為祖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祖飽茅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主先匰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蒩以筐大祝取其主蒩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藉慈夜反祖飽上音緅又音卷下音苞又音弭沈音子餘反為神于偽反 疏曰子春所解及讀字唯解匰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即引中霤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

几是也云葅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所以承葅謂若今筐也者筐所以盛葅也云主先匰葅後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匰䈰在上者欲見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匰䈰即退葅後言館䈰欲見大祝取得葅館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葅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匰共葅以筐大祝取其主葅陳之器則退也二事雙解之引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于西坫上者刌切也切之長五寸又陳之西坫者堂西南隅謂之坫饌陳於此未用前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者士虞禮設席於奥禮神東面右几故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縮縦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同上

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　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疏曰經直云

釁器之釁鄭據云祭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稷皆用釁飾之知義然者案此注引左傳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蜃是社祭之肉為蜃也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為脤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釁灰飾之事也 地官

凌人祭祀共氷鑑 凌去聲 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疏曰此云祭祀者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又曰氷若有鑑則氷不銷釋食得停久故鄭云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 天官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函音咸去起呂反 疏曰下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

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也　杖官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楬若瞎反輁九勇反楅音福又音逼　䟽曰正歲稽鄉器者此一句與下為摠目正歲謂建寅之月稽考也鄉師各自考校當鄉之器服云比共吉凶二服者五家為比比長一人主集合

五家相共吉凶二服云閭共祭器者二十五家為閭閭胥一人主集合祭器使相共云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大夫主集此四器恐州黨已下有故不能自共即旁相共也又曰云吉服者祭服也者當此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又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衰裳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故知是弔服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云比長集為之者雖五家之內亦當有官首若非比長主集民不自課故比長主集為之云祭器簠簋者案特牲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簠今言簋者況義耳云喪器夷盤者案喪大記士併瓦盤大夫乃用夷盤今庶人實不得用夷盤引之者以況喪器非謂庶人得用夷盤也云素俎楬豆者案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楬豆兩籩無縢此不言籩無縢者文略也云輁軸之屬者案既夕禮士朝廟用輁軸以載柩此庶人無輁軸引之者亦以況義知非族內

有大夫士得用夷盤軼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故知引以況義不言棺椁亦主人自共之也故閭師云不樹者無椁此三者並是罰物所為知者案載師職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鄭玄云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鄭不云祭器文略有祭器可知鄭知必用罰物不用官物為之者以其不為官事明不用官物可知云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者案鄉射大射皆云執張弓挾乘矢楅在庭中射訖命弟子取矢置于楅以八筭置于中上則鹿中之等是也云之屬者之屬中容有侯之等云為州長或時射于此黨也者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于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又云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者案鄉飲酒三年貢士之時行飲酒之禮即有酒尊俎賓二人鼓瑟在堂笙人在於堂下故言尊俎笙瑟言之屬者更有籩豆之等云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者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内此州則共

之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云吉器若閭祭器也者凶器若族喪器也者以其鄉大夫備集此四器恐閭族已下有故不得自共故知還是閭族黨州所當共者也故云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云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連州黨并言之者以其州黨射器賓器二者皆有禮器樂器故州黨并言之自射器已下皆為國行禮得官物所為不出民物故酒正云凡為公酒者亦如之注云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酒材尚得公物明此器等亦出官物可知以其為官行禮故也云上下相補者自比共吉凶二服至州共賓器已上是下之相補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者是上之相補云禮行而教成者庶民之於財物闕於禮儀教化不成今以器服共之即禮行而教成也　地官

大夫祭器不假

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造為也　疏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

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王制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竟音境　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　疏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直物爲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覲已後還　疏曰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又曰寓寄也與得用者寄覲已後還者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常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曲禮下

君子

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於既反　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　曲禮下

君子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朝直遥反　疏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者嫌事稍異於上故更稱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　表記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　疏曰若不焚埋之或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罷之類並為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　曲禮上

右祭器

記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

後造才早反養羊尚反一如字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　疏曰此一節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寄之事各依文解之凡家造爲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爲先者崇敬祖禰故在先犧賦爲次者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爲後者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爲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廐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爲祭服耳具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爲先者對犧賦養器爲先其實在祭服之後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　疏曰獨明得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不同也若大夫及士有田祿乃

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有田祿者先為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為祭服後為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以具制同既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曲禮下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

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焉於虔反 疏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

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也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

禮運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著直略反　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疏曰此一經明魯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者罍猶雲雷也畫為山雲之形也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餘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

是周禮也又曰以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檀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音嫁又古雅反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為形故并標名於其上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殷以斝者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故名斝斝稼也周以爵者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案周禮大宰賛玉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為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疏曰此一節

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夏后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殷以斝者鄭司農云畫為禾稼周以黄目者以黄金為目皇氏云夏后氏以瓦泰之上畫以雞彝殷著尊畫為稼彝然尊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為彝文無所據假因當代尊為彝則夏后氏當因山罍不得因虞氏瓦泰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為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又曰引周禮春祠夏禴以下司尊彝職之文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者義亦然必知一時之祭並用兩彝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即為二時故知兩彝秖當一節皇氏沈氏並云春

用雞彝夏用鳥彝秋用斝彝冬用黃彝春屬雞夏屬鳥秋屬收禾稼冬屬玄黃色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文無所出謂言及於數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穡秋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黃彝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彝蜼彝追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祭也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蜼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禘祭用十六尊禘在夏也是一時皆數兩彝得為十八十六若每時用唯有一彝祇十七十五是知皇氏等之說其義非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敦音對又都雷反璉力展反

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疏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簠簋連文故云黍稷器也案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璉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

夏曰瑚殷曰璉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璉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惟此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梡苦管反嶡居衛反椇俱甫反　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横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斷丁亂反丁管反蹷俱衛反横古曠反又音光又華盲反枳吉氏反橈音撓跗方于反　疏曰知梡斷木為四足者以虞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為横距之象者以言嶡謂足以横蹷故鄭讀嶡為蹷謂足横辟不正也今俎足間有横似有横蹷之象故知足中央為横距之象言雖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横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横者為距故

少牢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者棋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陸璣草木疏云棋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曲橈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者案詩注云具制足間有横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别為跗足間横者似堂之壁横下二柎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為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苦瞎反苦八反獻素何反　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　疏曰獻音娑娑是疏之義故為疏刻之　明堂位

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

不粥於市粥音育　尊物非民所宜有粥賣也　疏曰言圭璧金璋皆是尊貴所合蓄之

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　王制

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擊鼓以召之文王世子曰大昕鼓徵所以警衆　疏曰祭祀言凡者則天地宗廟之祀用樂舞之處以鼓召學士選之當舞者住舞焉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則亦不徵學士也

序宮中之事　春官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則帥其屬而設筍簴　設筍簴視瞭當以縣樂器焉杜子春云筍讀為博選之選橫者為筍從者為鐻　從子容反鐻音巨或作虡　疏曰鄭知此設筍簴視瞭當以縣樂器焉者案視瞭職云掌大師之縣此直云設筍簴明是視瞭縣之可知子春云筍讀為博選之選者此當俗讀當時語者有博選之言故讀從之也　同上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音悅　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示物鬽動物羽蠃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

上生時掌反去一起呂反度待洛反拊方甫反敔魚呂反間間廁之間蹌七羊反　疏曰鄉來說大司樂教國子以樂自此以下論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

六同者北舉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時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變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與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又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也者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以據而言焉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者案與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爲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

案律歷志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位者假令黃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故鄭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者此經六樂即上六舞故知徧作六代之樂言徧作樂不一時俱為待一代訖乃更為故云徧作也云以冬至日作之至物鬼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天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旦所

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祫正
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
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爲異也云動物
羽嬴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者以尚書不
言動物故釋訖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之也虞書者案
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戛櫟也櫟擊
鳴球巳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
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
考之神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
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巳上皆
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云下管鼗鼓巳下謂舜廟堂下
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
有椎揺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
以止樂云笙鏞以閒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
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
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

堂上堂下間代而作云鳥獸蹌蹌者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而舞也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儀者韶舜舞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凰來儀止巢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凰是其一此六變後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為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下文別而言之故云又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庶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總言三禘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引尚書唯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祖考即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即此經邦國也鳥獸鳳凰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

乃分樂而序之以

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 疏曰此與下諸文為總目上總云六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云祭地後云祀天者欲見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為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 正音征 疏曰此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乎有金石之樂彼據磬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毛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緜亦此類也又曰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

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言為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其配合是以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為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為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自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已後皆然是其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

星辰也者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禋祀中日月星辰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槱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說者說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音太 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

及社稷　疏曰地祇卑於天神故降用大蔟陽聲第二又咸池也又曰云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者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爲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此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爲一物故云大咸也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者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崑崙大地即知此地祇非大地也是神州之神可知案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於北郊者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故也知及社稷者以六冕差之社稷雖在小祀若薦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

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賓本又作濱音獨與音餘 疏曰四望又畢於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三及用大磬也又曰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爲之合也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竇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竇也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有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凝之也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人誰反 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 疏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云

函鍾爲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爲之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林鍾也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祀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中音仲亦如字妃本亦作配

疏曰案祭法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不見先妣者以其七廟外非常故不言若祭當與二祧同亦享嘗乃止若追享自然及之矣云夷則陽聲第五者以其大呂之六四下生夷則之九五是陽聲之第五也云小呂爲之合者以其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神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

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爲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后稷爲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悅忻然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期生子是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母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故云周之先妣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者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已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閟宮閟神之者案閟宮詩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毛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從鄭不從是以鄭云特立

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為閟宮據其神則曰閟神也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袞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代無嫌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夾古洽反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　疏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五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為之合者以其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神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圜鍾者下文云圜鍾為宮是一名圜鍾也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先王先公樂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

言被也故書播為藩杜子春云藩讀為播讀如后稷播
百穀之播　疏曰云六者言其均也謂若黃鍾為宮自
與已下徵商羽角等為均其絲數五聲各異也或解以
為均謂樂器八音之等若然何得先云言其均始云皆
待五聲八音乎明言其均者以為六者各據為首與下
四聲為均故云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云播之言被也
者謂若光被四表是取被及之義也子春云播為后稷
播百穀之播者讀從詩云其始播百穀是后稷之事也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
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
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簇姑

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黄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易以豉反分扶問反知音智畜許又反鮪于軌反淰音審獝休律反狘休越反　疏曰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又曰云變猶更也者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變而致不同者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案郊特牲云蜡也者

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五穀成於神有功故報祭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總祭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下云若樂六變而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太蔟云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云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者總釋地祇與動物之神來雖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欲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也云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此經羽物共川澤一變致之是其羽物飛川澤有孔竅故也自樂再變已下差緩云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從介物在毛物從由是走遲竅小故也云是其舒疾之分者謂就此羽物以下

介物以上先致者疾之分後致者舒之分故有前後也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者此已下說大地及四靈非直以樂變有德民和乃致也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上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訖惟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後鄭以三農者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以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云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社稷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神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六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羸等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四靈等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天則天神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

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巳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答案彼注云淰之言閃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獝狘飛走之貌二者皆據魚鮪不淰不可以龜更言魚鮪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贏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贏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説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畢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為匹謂止巢而孚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

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

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宫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爲宫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黄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

陽也又辟之甤賔上生大吕凡五聲宫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　疏曰此三者皆用一代之樂類上皆是下神之樂列之在下文者以分樂而序之據天地之次神故陳彼天地已下之神并蜡祭訖乃列陳此三禘恐與上雜亂故也言六變八變九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為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為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為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為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為五

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為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為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為八成地祇皆出若九變者又從第三至北頭第一為九成人鬼可得而禮焉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陜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護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為曲別也禮天神必於冬至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陽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也言圜丘者案爾雅土之高者曰丘取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既取丘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與南北方皆可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

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丘方象地方故也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但殷人祫於三時周禮惟用孟秋之月為之則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是也天用雲門地用咸池宗廟用大韶者還依上分樂之次序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為差也宗廟用九德之歌者以人神象神主以九德為政之具故特異天地之神也天地及宗廟並言皆降皆出皆至者以祭尊可以及卑故禮記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神多故云皆也天神六變地祇八變人鬼九變者上文四變已上所致有先後者動物據飛走遲疾地神有孔竅大小其土祇及天神有靈智故據至德至和乃可以致今此三者六變已上則據靈異而言但靈異大者易感小者難致故天神六變人鬼九變也又曰云此三者皆禘大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

祭也者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云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於圜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者此三者則大宗伯云祀之享之祭之又大宰云祀大神祇及大享亦一也三者恒相將故鄭據此三者之神也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者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王者皆以建寅之月郊所感生帝還以感生祖配之若周郊以后稷配之也引之者證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禘郊之禘以后稷配圜丘

禘以嚳配故引祭法禘嚳而郊稷為證云圜鍾夾鍾也者即上文夾鍾也云夾鍾生於房心之氣至明堂者案春秋緯文耀鉤及石氏星經天官之注云房心為天帝之明堂布政之所出又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云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夾鍾房心之氣為大辰天之出日之處為明堂故以圜鍾為天之宮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者案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坤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為地宮也云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者以其黃鍾在子子上有虛危故云虛危之氣也云虛危為宗廟者案星經虛危主宗廟故為宗廟之宮也云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為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為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為角徵羽麤細須品或先生後用或後生

先用故云聲類求之也云天宫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者其夾鍾與無射配合之物夾鍾是吕陰也無射是陽律陽也天是陽故宫後歴八相生還從陽數也云無射上生中吕中吕與地宫同位不用也者地宫是林鍾林鍾自與䔟賔合但中吕與林鍾同在南方位故云同位以天尊地卑故嫌其同位而不用之也中吕上生黄鍾黄鍾為角也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宫又不用亦嫌不用也林鍾上生大蔟大蔟為徵也大蔟下生南吕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姑洗為羽祭天四聲足矣地宫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為角大蔟下生南吕南吕為羽先生後用也南吕上生姑洗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人宫黄鍾黄鍾下生林鍾林鍾為地宫又避之不取也林鍾上生大蔟大蔟為徵先生後為用也大蔟下生南吕南吕與天宫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吕上生姑洗姑洗南吕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為羽應鍾上生䔟賔䔟賔地宫之陽以林鍾是地宫與

蕤賓相配合故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大呂為角以絲多後生先用也四聲足矣凡言不用者卑之凡言避之者尊之天宮既從陽數故於本宮之位人地皆不避之至於南呂姑洗合地於天雖有尊卑體敵之義故用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但人於天尊卑隔絶故避姑洗天宮之陽所合也鄭必知有避之及不用之義者以其天人所生有取有不取知之不取者是嫌不用人鬼不敢者是尊而避之也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者此總三者宮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謂若地宮所生姑洗為徵後生先用南呂為羽先生後用人宮所生大呂為角後生先用大蔟為徵先生後用以其後生絲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

音汜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聲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靈鼓靈鼗皆四面路鼓路鼗皆兩面者以此三者皆祭祀之鼓路鼗不合與晉鼓等同兩面故後鄭不從也云九德之歌春秋傳云云此文七年趙宣子曰勸之以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書大禹謨之言賈服與先鄭並不見古文尚書故引春秋也玄謂雷鼓已下八面六面四面者雖無正文以鼗鼓晉鼓等非祭祀鼓皆兩面宗廟尊於晉鼓等故知加兩面爲四面祭地尊於宗廟故知更加兩面爲六面祭天又尊於祭地知更加兩面爲八面是以不從先鄭也云孤竹竹特生者謂若嶧陽孤桐云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案詩毛傳云枝幹也幹即身也以其言孫若子孫然知枝根末生者云陰竹生於山北者爾雅云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今言陰竹故知山北者也云雲和空桑

龍門皆山名者以其禹鑿龍門見是山即雲和與空桑亦山可知故不從先鄭雲和地名也云九磬讀當有大部者上六樂無九部而有大部故破從大部也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 疏曰凡樂事言凡語廣則不徒大祭祀而已直言大祭祀者舉大祭祀而言其實中祭祀亦宿縣也但大祭祀中有天神地祇人鬼中小祭祀亦宿縣至於饗食燕賓客有樂事亦兼之矣言宿縣者皆於前宿豫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扣使作聲而展省聽之知其完否善惡也

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 疏曰云王出入者據前文大祭祀而言王出入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祀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牲出入者謂二灌後王出迎牲及爓肉

輿體其犬豕是牲出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次言尸後言牲者亦祭祀之次也又曰此三夏即下文九夏皆是詩詩與樂爲篇章故云樂章名也 帥國子而舞當用舞者帥以往 疏曰凡興舞皆使國之子弟爲之但國子人多不必一時皆用當遞代而去故選當用者帥以往爲舞之處也 同上 鍾師

凡祭祀奏燕樂以鍾鼓奏之 疏曰知以鍾鼓奏之者以其鍾師奏九夏用鍾鼓故知此燕樂亦用鍾鼓奏之可知也 同上 鎛師掌金奏之鼓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然則擊鎛者亦視瞭 疏曰鎛師不自擊鎛使視瞭擊之但擊金奏之鼓耳又曰知金奏之鼓是主擊晉鼓者鼓人職云以晉鼓鼓金奏故知之也金奏謂奏金金即鍾鎛鍾鎛以金爲之故言金云然則擊鎛者亦視瞭者柒磬師云掌教擊編鍾不言鎛鎛與鍾同類大小異耳既擊鍾明亦擊鎛故云亦視瞭也 凡祭祀鼓其

金奏之樂　疏曰金奏之樂者即八音是也亦以晉鼓鼓之　同上　笙師凡祭祀共其鍾笙之樂　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　疏曰鄭為此解者以其笙師不掌鍾而兼言鍾故知義然也　同上　磬師教縵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　杜子春讀縵為怠慢之慢玄謂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疏曰子春讀縵為慢後鄭不從之玄謂縵讀為縵錦之縵者時有縵錦之言依俗讀之也云謂雜聲之和樂者也謂雜弄調和引學記為證彼鄭注云操縵雜弄即今之調辭曲若不學調則不能安意於弦也　同上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擊拊瞽乃歌也故書拊為付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拊樂或當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　疏曰謂凡

大祭之時大師有此一事言師瞽登歌者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帥取瞽人登堂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令奏擊拊者拊所以導引歌者故先擊拊瞽乃歌也歌者出聲謂之奏故云奏也又曰鄭云擊拊瞽乃歌也者見經云令奏擊拊故知擊拊乃歌也先鄭云樂或當擊或當拊者先鄭之意擊拊謂若尚書云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拊非樂器後鄭不從者此擊拊謂若下文鼓朄及擊應鼙之類彼朄鼙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玄謂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者此破先鄭拊非樂器知義如此者約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

朄音胤

鼓朄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為道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 引之引並音胤 疏

曰凡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樂器即笙簫及管皆是出聲曰播謂播揚其聲令奏鼓𣗳者奏即播亦一也欲令奏樂器之時亦先擊𣗳導之也又曰鄭云鼓𣗳管乃作也者亦如上注擊拊瞽乃歌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者以管簫皆用氣故云貴人氣若然先鄭云登歌下管貴人聲此後鄭云特言管者貴人氣不同者各有所對若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歌用人人聲為貴故在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鍾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於用手故在階閒也後鄭云鼓𣗳猶言擊𣗳者此上下文拊與鼓皆言擊則此鼓謂出聲亦擊之類也

詩云應𣗳縣鼓周頌有瞽篇也　同上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　亦自有拊擊之

佐大師令奏鄭司農云拊者擊石　令力呈反　疏曰鄭知小師亦自擊拊不共大師同擊拊者見大師下管鼓𣗳此小師下管別自擊應鼙不同明擊拊亦別可知但小師佐大師耳引先鄭拊為擊石者先鄭上注已解

拊與擊同後鄭不從今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引之或得為一義故也

下管擊應鼓 應鼙也應與棘及朔皆小鼓也其所用別未聞 鞞頻彌反

疏曰鄭知應是應鼙及有朔鼙者案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鼙彼又云一建鼓在於西階之東朔鼙在其北是知有朔鼙也知皆小鼓者擊鼓者即事之漸先擊小後擊大故大射云應鼙在其東朔鼙在其北鼙者皆在人右鄭彼注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既便其事是鼙皆小鼓也云其所用別未聞者此上下祭祀之事有應有棘無朔大射有朔有應無棘凡言應者應朔鼙祭祀既有應明有朔但無文不可強定之故云用別未聞也

徹歌 於有司徹而歌雍

疏曰鄭知徹祭器歌詩者見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以三家無辟公助祭又無天子之容則諸侯亦不得用唯天子得用之是天子之容則徹器用徹詩故云歌雍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𣏴如大師鄭司農云𣏴小鼓名同上

樂師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疏曰此小事鄭云小祭祀之事謂王玄冕所祭則天地及宗廟皆有鐘鼓樂師令之若大次二者之樂大司樂令之也此小祭有鐘鼓但無舞故舞師云小祭祀不興舞是也凡樂成則告備成謂所奏一竟書曰簫韶九成燕禮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疏曰云成謂所奏一竟者竟則終也所奏八音俱作一曲終則為一成則樂師告備如是者六則六成餘八變九變亦然故鄭引書簫韶九成為證也又引燕禮者欲見彼諸侯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與君此天子祭禮亦大師於樂成之時則大師告樂師樂師乃告王彼據燕禮此據祭禮事節相當故引為證也詔來瞽皋舞鄭司農云瞽當為鼓皋當為告呼擊鼓者又告當舞者持鼓與舞俱來也鼓字或作瞽詔來瞽

或曰來勑也勑爾鼓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㕕謂詔來瞽詔視瞭扶瞽者來入也臯之言號告國子當舞者舞　瞭音了

謂詔告視瞭扶瞽人來入升堂作樂也臯舞者謂號呼國子舞者使當舞又曰先鄭破瞽為鼓後鄭從字或為瞽於義是但文不足後鄭增之耳云或曰來勑已下但瞽人無目而云勑爾瞽率爾衆工於義不可且奏爾悲誦等似逸詩不知何從而出故後鄭不從之㕕謂詔來瞽者以來為入按大祝云來瞽令臯舞注云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彼來為呼之者以彼來上無詔字故以来為呼之義與此同也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學士國子也鄭司農云謂將徹之時自有樂故

帥學士而歌徹㕕謂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疏曰此亦文承祭祀之下亦謂祭末徹祭器之時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但學士主舞瞽人主歌今云帥學士而歌徹者此絕讀之然後合義歌徹之時歌舞俱有謂帥

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瞽人歌雍詩也徹者主宰君婦耳又曰鄭云學士國子也者此學士即下大胥職云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故知學士是國子國子即諸子是也玄謂徹者歌雍者見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若然要有辟公助祭并天子之容穆穆乃可用雍詩徹祭器是大夫及諸侯皆不得用雍故知此云歌徹者歌雍詩也又云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者從清廟已下皆周頌但此雍在臣工之什內云之什者謂聚十篇為一卷故云之什也

令相 相息亮反注同 令視瞭扶工鄭司農云告當相瞽師盲言當罷也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曰相師之道與 見賢遍反與音餘 疏曰此令相之文在祭祀歌徹之下者欲見大小祭祀皆有令相之事故於下總結之鄭知令相令視瞭扶工者見儀禮扶工者皆稱相以其瞽人無目而稱工故云令視瞭扶工

也先鄭引論語者亦見相是扶工也　同上

籥師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為之節　疏曰祭祀先作樂下神及合樂之時則使國子舞鼓動以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使不相奪倫故鄭云鼓之者恒為之節　同上

司干掌舞器舞器羽籥之屬　疏曰鄭知司干所掌舞器是羽籥以其文武之舞所執有異則二者之器皆司干掌之言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為職首其籥師教而不掌若然干與戈相配而不言戈者下文云祭祀授舞器則所授者授干與羽籥也案司戈盾亦云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云舞者兵惟謂戈其干亦於此官授之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云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授小舞干戈別也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既已也受取藏之　同上

司兵祭祀授舞者兵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疏

曰鄭知此兵是朱干玉戚者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則大武用朱干玉戚又案下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司兵尊於司戈盾明所授兵據大武朱干玉戚也其司干所授者又是羽籥之等非干戚可知也

夏官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分與受用疏曰分與受用者下文祭祀是也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　疏曰云故士王族故士者據司士而言云與旅賁當事則衛王者案旅賁氏掌執戈盾而趨此執殳者以其與故士同衛王時以為儀衛故不執戈盾知殳如杖者盧人所為不見有刃故知如杖知尋有四尺者車有六等云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也　夏官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自有舞夷樂

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 疏曰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者旄人教夷學而不掌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不教二職互相統耳但旄人加以教散樂鞮鞻氏不掌之也又曰云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以其不在官之員內謂之為散故以為野人為樂善者也云若今黃門倡矣者漢倡優之人亦非官樂之內故舉以為說也云夷樂四夷之樂者即孝經緯云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之樂曰禁知亦皆有聲歌及舞者此經有舞下鞮鞻氏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是也

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疏曰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者此即野人能舞者屬旄人選舞人當於中取之故也

凡祭祀舞其燕樂 疏曰舞其燕樂謂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春官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舞之以東夷之舞 疏曰知舞之以東夷之舞者以其專

主夷樂則東夷之樂曰韎是也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　同上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書或為翌或為義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　暵呼但反　翌音皇　疏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並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酧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人舞又曰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

連百物則四方不止四望今單云四方四望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云旱暵之事謂雩也者春秋所云雩者皆釋旱又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故知旱暵謂雩祭也云暵熱氣也者以其旱時多熱氣又此暵字以日為形以漢為聲者故知暵熱氣也鄭司農云皇舞蒙羽舞者先鄭之意蓋見禮記王制有虞氏皇而祭皇是冕為首服故以此皇為鳳皇羽蒙于首故云蒙羽舞自古未見蒙羽于首故後鄭不從之矣云書或為翌或為義者禮本不同故或為翌或為義皆不從之矣玄謂皇析五采羽為之亦如帗者鍾氏染鳥羽象翟鳥鳳皇之羽皆五采此舞者所執亦以威儀為飾言皇是鳳皇之字明其羽亦五采其制亦如帗舞若然帗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 疏曰案序官舞徒四十人其數有限今云皆教之者數雖四十餘者有能學皆教之以待其闕耳

凡小祭祀則不興

舞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　疏曰案上文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又案司服云羣小祀則玄冕注云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如是則小祭祀有兵舞帗舞而云不興舞者小祭祀雖同玄冕若外神林澤之等則有舞若宫中七祀之等則無舞此文是也　地官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任音壬　疏曰四夷樂名出於孝經緯鉤命決故彼云東夷之樂曰韎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侏離持鉞助時殺北夷之樂曰禁持楯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是也案明堂位亦有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又案虞傳云陽伯之樂舞侏離則東夷之樂亦名侏離者東夷樂有二名亦名侏離鄭注云侏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侏離若詩云

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云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者楽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者所以均中國不制禮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誰為舞使國之人也云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者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既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案月令仲春云命樂正入學習樂注云歌與八音知非舞以其下季春云大合樂明所合多故知非直舞而有歌與八音也

祭祀則龡而歌之吹之以管籥為之聲　疏曰知吹之以管籥為之聲者以其歌者在上管籥在下既言吹之用氣明據管籥為之聲可知是以笙師教吹籥管之等　春官

右樂舞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

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烜音毁　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齍謂以明水滫滌粢盛黍稷　夫方符反又音符　疏曰云夫遂陽遂也者以其日者太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取火於木為木遂者也鑒鏡屬者詩云我心非鑒不可以茹彼鑒是鏡可以照物此鑒形制與彼鑒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言取水謂之方諸則取火者不名方諸別名陽遂也明者絜也日月水火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陰陽之絜氣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日之旦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為玄酒者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堂亦謂明水為玄酒也先鄭云明水滫滌粢盛黍稷者滫謂滫瀡滌謂蕩滌俱謂澤米者也

秋官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聯比必履反又毗志反扶利反共奉之者

疏曰言為五齊三酒者為猶作也云祭祀則共奉之者謂酒人共而奉之因以役世婦者屬春官宮卿官也酒人以奚送酒至世婦因為世婦所役使又曰云世婦謂宮卿之官者所謂春官每宮卿一人故云世婦謂宮卿之官也云掌女宮之宿戒者此亦世婦職文引此者其職云及祭比其具則此酒人等共奉酒以往為世婦所役言亦官聯者即小宰云祭祀之聯事是也

凡祭祀共酒以往不言奉小祭祀

疏曰上云祭祀共奉之謂大祭次祭也此不言奉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故云共酒以往

天官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

沽之巧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人以其材　沽音古酋將由反秫音述齊才細反一如字蘖魚列反湛接廉反饎昌志反　疏曰酒正辨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直言掌酒之政令不言漿之政令者但據酒之尊者而言其實漿亦掌之云以式法授酒材者式法謂造酒法式謂米麴多少及善惡也酒材即米麴蘖授與酒人使酒人造酒既言兼掌漿人則漿之法式及漿材亦授之不言者亦舉尊言也云作酒既有米麴之數者謂此爲法式也云又有功沽之巧者功沽謂善惡善惡亦是法式者也引月令者十一月之令言乃命大酋監之者彼注酒熟曰酋於周禮則爲酒人条下注昔酒今之酋久白酒則酋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爲大酋若然彼注爲酒人此酒正引之者此酒正以法式及酒材授與酒人使造酒故引酒人云秫稻必齊者必使齊熟麴蘖必時者造之必得時湛饎

必絜者湛漬饎炊也謂漬米炊釀之時必須絜淨水泉必香者謂漬麴漬米之水必須香美陶器必良者酒甕陶中所燒器者必須成孰不津云火齊必得者謂釀之時生熟必宜得所也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法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 疏曰言凡為公酒者謂為公事而作酒言凡非一謂若鄉飲酒鄉射之等言亦如之者亦以式法授酒材又曰言鄉射飲酒者謂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然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故謂之鄉此數事者皆為國行禮不可横斂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旅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

四曰緹齊五曰沈齊緹音體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皆為粢又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醪魯刀反翁鳴動反於勇反差初賣反　疏曰言辨五齊之名者酒正不自造酒使酒人為之酒正直辨五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云一曰泛齊者泛讀如泛泛楊舟之泛言泛者謂此齊孰時滓浮在上泛泛然二曰醴齊者醴體也此齊孰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齊又此醴齊作時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亦入於六飲三曰盎齊已下其類可知又曰言泛者成而滓浮者此五齊皆言成者謂酒孰曰成云如今宜成醪矣者宜成說以為地名故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若

馬融所云今之宜成會稽稻米清似宜成以為酒名故
劉杳要雅亦以宜成為酒名二者未知孰是今鄭云宜
成醪矣亦未知鄭意酒名地名類下鄼白則為地名云
如今恬酒矣者但於五齊中為恬故以恬酒況之云如
今鄼白矣者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鄼云如今下酒
矣者下酒謂糟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案鄭下
注五伯緹衣亦赤黑色也云如今造清矣者漢時造酒
熟則滓沈故以況沈齊也云自醴已上尤濁縮酌也者
言自醴已上唯有泛齊泛齊滓浮則濁于醴齊汁滓相
將者此二者皆以茅泲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酌郊特
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謂以事酒之上清明者和醴齊
以茅泲之使可酌鄭彼注云泛從醴是二者皆縮酌故
云自醴以上尤濁縮酌也云盎以下差清者案司尊彝
云盎齊沈酌鄭注沈清也謂以清酒泲之則不用茅以
其盎已清故也鄭彼注又云泛從醴緹沈從盎則亦用
清酒泲之云其象類則然者謂五者皆舉漢法況之是

其象類則然者也云古之法式未可盡聞者雖舉漢法漢承周後多得古之法只可略聞故云未可盡聞也杜子春讀齊皆為粢云禮器曰緹酒之用玄酒之尚者子春意見禮運云粢醍在堂又見禮器云醴酒之用又粢穀為醍酒則其餘四齊皆以粢穀為之故讀齊皆為粢玄謂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謂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是以度量節作之不從子春為粢者禮運唯有醍齊稱粢於此五者皆稱齊子春破五齊從一粢於義不可故鄭於禮運注粢當為齊破一粢從五齊於義可也此五齊與下三酒及春官鬯人所造鬯酒所以異者五齊三酒俱用秫稻麴蘖又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是以下經鄭注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五齊對三酒酒與齊異通而言之五齊亦曰酒故禮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者自用黑黍為之與此別也

辨三酒之物

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鄭司農云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醳音亦音昔 疏曰辨者豫先之名物者財也以三酒所成有時故豫給財令作之也言一曰事酒者此三酒並人所飲故下云共王四飲三酒也但事酒酌有事人飲之故以事上名酒也二曰昔酒者久釀乃熟故以昔酒為名酌無事之人飲之三曰清酒者此酒更久於昔故以清為號祭祀用之此昔酒清酒皆以酒上為名也又曰先鄭云有事而飲者謂於祭祀之時乃至卑賤執事之人祭末並得飲之昔酒無事而飲者亦於祭末羣臣陪位不得行事者並得飲之清酒祭祀之酒者亦於祭祀之時賓長獻尸尸酢賓長不敢與王之臣共器尊同酌齊故酌清以自酢故云祭祀之酒故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此三酒皆盛於

罍尊在堂下但此清酒受尸酢故以祭祀言之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者先鄭云有事而飲據有事時飲之後鄭云酌有事者之酒謂有事之人但是有事之人雖不當祭時亦酌酒與之是就足先鄭義也云其酒則今之醳酒者事酒冬釀春成以漢之醳酒況之云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者言昔為久酋亦遠久之義故以漢之酋久白酒況之但昔酒對事酒為清若對清酒則為白故云酋久白酒也故晉語云味厚實昔毒酒久則毒也云所謂舊醳者案禮記郊特牲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彼上注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醆酒盎齊泲于舊醳之酒三酒除事酒清酒則云舊醳是昔酒可知也對事酒為新醳昔酒為舊醳清酒不得醳名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以昔酒為久冬釀接春明此清酒久於昔酒自然接夏也中山郡名故魏都賦云醇酎中山沈湎千日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

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天地中祭宗廟小祭五祀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杜子春云齊酒不貳謂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三貳再貳壹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　為于偽反嗛苦簟反希本作絺張里反粢才計反飲于鴆反　疏曰言凡祭祀者謂天地及宗廟等總目之言云以法共五齊三酒者但祭有小大齊有多少各有常法故云以法共五齊三酒云以實八尊者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

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也云大祭三貳者大祭謂王服大裘衮冕所祭者也三貳者貳副也就三酒人所飲者三度副益之云中祭再貳者中祭謂王服鷩冕毳冕所祭者也再貳亦謂就三酒之中再度益之云小祭壹貳者小祭謂王服希冕玄冕所祭者也云皆有酌數者謂三酒之祭事昔清尊皆有酌器盛酒益尊故言皆有酌云數者謂多少之數言惟齊酒不貳者齊酒所祭祀非人所飲故不副益云皆有器量者器謂酌齊酒注於尊中量謂皆有多少之量又曰酌器器釋經皆有酌器器者所用注五齊三酒於尊中云數量之多少未聞者數之與量皆是多少之言但未聞升數耳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者先鄭之意注酒於尊中為副子春後鄭亦與之辨云大祭天地等者先鄭意天地為大祭宗廟為中祭五祀為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次小云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也者以其

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杜子春引弟子職者是管子書弟子職篇謂弟子事師長飲酒之時弟子用注周旋而貳者欲副益酒尊之時嗛謂不滿唯酒尊不滿者覘之更益玄謂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已下至玄冕所祭並據司服文冕服有六天地宗廟各有二等故以六冕配之案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祭地亦用大裘是天地宗廟皆有大祭一也云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所祭也者案司服先公則鷩冕四望山川則毳冕是地與宗廟次祭二也但天之次祀不見衣服者日月是天之次祀以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服大裘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兼服玄冕故天之次祀中不見衣服云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者案司服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鄭彼注山林川澤之屬鄭雖不言風師雨師等之屬中兼之也唯見天地小祭不見宗廟小祭者馬融以為宗廟小祭謂祭殤是也祭殤之時或可亦用玄冕若然

案禮器云一獻質謂祭羣小祀當玄冕三獻文謂祭社稷五祀當希冕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當毳冕七獻神謂祭先公當鷩冕雖不言九獻下云大饗其王事與大饗謂祫祭先王為九獻當衮冕禮器下文云大饗不足以大旅大旅當大裘據此一獻至九獻以此獻數約之故六服差為三案司服四望山川服毳冕五獻社稷服希冕三獻社稷在山川下案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而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案王制宗廟之牛角握國語山川之牛角尺社稷尊於五嶽者彼自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與宗廟同用握引禮運曰玄酒在室者謂鬱鬯在室中而玄酒即明水也配鬱鬯故在室醴醆在戶者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並在戶也粢醍在堂者粢當為齊齊醍在堂也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酒謂三酒二者並在堂下

也云澄酒是三酒也者案鄭志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酒何鄭答今解可去澄字若然鄭本於此注時直云酒是三酒無澄字有澄字者誤當云酒是三酒云益之者以飲諸臣者言益之解經中貳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也者言益之故常滿故以漢法況之云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者鄭意五齊味薄於三酒而數多但鬼神享德不享味故須至極敬而已是以引郊特牲云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也　同上

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曰祼　疏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彝一職之事又是春官當司所主故直云以待也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為祼者諸文皆

云祼故讀從之實祼更讀為灌　其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待者有事則給之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大尊山尊　獻素何反著直略反大音太　疏曰案司尊彝唯為祭祀陳六彝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唯在外野饗不用祭祀之尊故春秋左氏傳云犧象不出門也若然案鬱人云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則上六彝亦為祭祀而辨之而不言祭祀者舉下以明上故略而不言

春官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位所陳之處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　泲子里反　疏曰此經與下文為目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罍尊不言者文略也又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彼是禘祭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也云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者此下文

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等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是也云實鬱及醴齊之屬者醴齊之中有三酒也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

獻酌素何反鄭音儀涗舒銳反一音雪脩直歷反

故書縮為數齊為盞鄭司農云獻讀為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涗酌者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洗勺而酌也盞讀皆為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為縮齊讀皆為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為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

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

數音朔和胡卧反　疏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為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為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罍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也又曰司農云獻讀為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皆為泲酒之法而司農皆不為泲酒法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為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為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為粢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醆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者依此經及酒正言之盎次醴禮運醆次醴以醆當盎處即一物明醆酒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引郊特牲曰

縮酌用茅明酌至醆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沛酒法難解故釋此經沛酒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使可酌故云明酌也云醆酒涗于清者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涗謂新亦謂沛之也彼記人所取此盎齊涗酌解之以盎齊欲沛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沛涗使可酌故直云涗于清也云汁獻涗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涗于醆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沛之故云涗于醆酒也云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沛酒之法故舉當時沛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沛之但云醳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此言轉相沛成已下

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酒尤濁和以明酌泲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為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泲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者以泲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同故略為二等泲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卣罍三等之尊此見泲鬱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為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欲解滌為水之意必知以水者曲禮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茅明酌也云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者重解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云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泲酒次第為先後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次第為先後推此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

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祫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大事言之者連言夾句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即此大事是祫可知也同上

冪人掌共巾冪冪音密　共巾可以覆物　疏曰巾者則下經王巾皆黼是也冪者則冪八尊之類是也又曰據經巾冪俱有鄭唯言共巾可以覆物不言冪者但冪唯以覆物其巾則兼以拭物故特解巾可以覆物者也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　疏曰祭天無祼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冪覆此八尊故云疏布冪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畫布冪六彝是宗廟之祭用六彝即知此疏布冪八尊無灌是天地可知又見禮器云大

路素而越席疏布幂彼皆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

以畫布巾幂六彝

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 與音餘 疏曰言六彝者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此六彝皆盛鬱鬯以畫布幂之故云畫布幂六彝此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又曰言宗廟可以文者以其用畫布對上疏布為質故言宗廟可以文云畫者畫其雲氣與者三禮通例所言畫者觧畫皆以為畫雲氣謂畫為五色之雲俱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 天官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疏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幂人云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畫布巾幂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

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

凡祭祀社壝用大罍 壝唯癸反

壝謂委土為壇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 墠音善又音禪 疏曰壝謂委土為墠壇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為壝於中除地為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此經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見外壝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旊人為瓦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

禜門用瓢齎

禜音詠 禜謂營酇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瓢作剽鄭司農云讀剽為瓢杜子春讀齎為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疏曰鄭知禜謂營酇者欲見祭神之法非一取營酇而祭之義故也鄭知門是國門者禮記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有國門故也春秋傳者昭元年

子產辭彼先云山川後云日月此先云日月者鄭君所讀春秋先日月與賈服傳不同故也彼無不時此有之者鄭以義增之非傳文引之者證禜是營酇而祭之義引莊二十五年傳者證有門之義但彼譏伐鼓用牲其大水祭門是也玄謂齎讀為齊者以其劑齊為尊亦取質略之意故不從子春也

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脩音卣羊久反又音由疈孚逼反散素旱反

祼當為埋字之誤也故書蜃或為謨杜子春云謨當為蜃書亦或為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蜃畫為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獻素何反蚌步項反合音含

疏曰鄭破祼為埋者若祼則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從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

山川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玄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此始自始死以來無祭今為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始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饋獻已前事直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喪中為吉祭不可與吉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祼為始當在鬱人用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略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甞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甞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

鄭義也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稱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蜃之等漆外别有飾故知皆尊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為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礿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獻象之屬在其中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為上罍為下者欲推出卣為中尊之意也云之屬者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為上罍為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蜃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為蜃而尊名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故知落腹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春官

小祝大祭祀贊奠奠奠爵也

疏曰云

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則郊特牲注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小祝其時贊之 同上

右酒齊尊彝 記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也 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案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案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明堂位 祭齊加明水報陰也齊才細反下同 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 疏曰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報陰也者解加沛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藏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覩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

也又曰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為玄酒是也此經粢齊加明水之文謂總舉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祭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

明水涗齊貴新也

涗始銳反　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㡛氏以涗水漚絲涗齊或為汎齊　㡛莫剛反漚烏豆反　疏曰明水涗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涗猶清也謂泲五齊使清故云涗齊所以

凡涗新之

設明水及涗齊者貴其新潔之義也

也斬之者敬也　疏曰凡涚斬之也者釋涚齊之
意言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斬潔之也

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著猶成也
言主人齊
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齊側皆反　疏曰其謂之
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
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
人清絜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

縮酌用茅

明酌也縮所六反　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
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
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
酒今之䤈酒皆漸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
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
實尊彝曾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
也　齊才細反去起呂反共音恭　疏曰此一節
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又曰

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泲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泲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又曰謂泲醴齊以明酌者言泲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以醴比盎齊醴齊沈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泲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謂之醳酒皆漸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為事而漸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

造之酒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者以別器泲之泲訖取之以實尊彝也言彝者通鬱鬯而言也引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者證實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為酌也者言非但實尊為酌凡以爵行酒亦為酌故儀禮鄉飲酒燕禮實爵與人皆稱為酌也

醆酒涗于清

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　差初賣反初佳反

疏曰醆酒涗于清者醆酒盎齊也涗泲也謂泲之以清酒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泲謂泲漉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醍齊沈齊泲之與醆酒同鄭注司尊彝云泛從醴緹沈從盎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涗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記者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又曰醆酒盎齊者周禮云盎齊涗

酌此云醆酒涗于清涗文是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知醆謂盎齊也云皆久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得也

汁獻涗于醆酒

謂涗柜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柜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涗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涗柜鬯者柜鬯尊也　疏曰汁獻涗于醆酒者獻謂摩莎涗謂涗也柜鬯之中既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莎涗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涗之以醆酒也又曰既以事酒涗醴齊清酒涗盎齊則涗柜鬯應亦用三酒今涗柜鬯乃用盎齊故云不以三酒涗柜鬯者柜鬯尊以其尊故用五齊涗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涗之事相宜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涗醴齊以明酌涗醆酒以清酒涗汁獻

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　為于偽反腊音昔

䟽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者猶若也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與醆酒等皆泲於舊醳之酒謂以舊醳昔酒知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泲之作記之時其事知此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泲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於舊醳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又曰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泲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者舊醳之酒謂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

薄酒涚此清酒為其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涚之故國語云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時清酒涚於舊醳之酒 郊特牲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二十八上